

冲破海面的大鱼跳跃

□向云驹

一

当下的诗歌创作无疑是繁荣的、丰富的。诗人群体之庞大恐怕任何文学体裁都不可比拟,诗人们的写作技术与文字技巧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精致化境界,诗意的生发几乎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状况,诗歌的个性化、私密性、颖悟度几乎可以展现出诗歌语言的无限性。在当下诗歌海量的作品中,到处都闪烁着诗化的鱼鳞光斑。但是,仿佛是海洋的气象正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刻,诗歌的大洋也缺少大体量鲸鱼的呼啸和海豚群壮观的鱼跃。审美的精致化、诗意的碎片化、语言的技术化,是当下诗歌的成绩与特点,也是它的问题和桎梏所在。

当布罗茨基写出《黑马》中“我们在中间寻找骑手”时,阿赫玛托娃不由得赞叹:“俄罗斯的想象力还没有被历史拖垮。”而我们当下的诗歌虽然也常常出现让人惊叹的想象丰富的诗作,但我们的惊叹只限于对诗人本人想象的赞美,很少有人能够胜让人生发出对一个民族伟大想象力赞颂的惊叹。这就是说,我们诗人创作的优秀程度,依然局限在个人的层面,是一个小众、小我、小时段的好诗,还不足以背负一个民族的大我、大诗和大历史的诗歌名分。这是不是一种有高原缺高峰的真实写照呢?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诗歌的想象半径还局限在诗人精神的半径而没有抵达并且与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象的半径相吻合呢?诗人内在的丰富性与外在世界丰富性的脱节、隔阂、悖离、冲突,恐怕是当下诗歌最严峻而棘手的问题。小巧取胜可能是诗歌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止于小巧毕竟是一个民族诗性和诗性民族的局部,而不是它的整体。一个民族只有恢复或者激活它的全部的整体的诗现象和诗意性,才能有自己的时代之诗或诗的镜像。

仅就形式和体裁而言,长诗就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个软肋和短板。与小说创作的走向完全不同,在小说家们一窝蜂地放弃或看轻短篇小说,大量生产长篇小说以至有海量般的数量时,诗人们是越来越陶醉于小诗、短制乃至截诗(句),长诗写作要么大而无当几无读者,要么越来越被诗人们视为畏途或歧路,数量寥寥。小说的长篇化,虽有可忧之处,但隐藏其间的根本推手是小说家写“史”的野心或雄心;而长诗的衰落则不仅在于诗的体裁属性更在于诗人们误解了诗歌的使命。他们竭力追求语言的精萃、片面的深刻、传世的“金句”,即一向标榜解放语言的诗歌如今却把诗歌重新关进了语言的囚笼。对于诗歌终极性的误解,误导了诗歌的追求和诗歌的能力,也使当下诗歌鲜有黄钟大吕,鲜有宏篇巨制,鲜有丰史和史诗。当下新诗从西方诗史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但学习和拿来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西方史诗传统和史诗性写作的回避和忽略。而史诗性写作才真正全面呈现着诗歌的终极性:时代、思想、哲学、语言、诗性、想象、情怀、力量的统一。

二

这就是我不得不说一说王久辛的长诗创作的原因。

在当下活跃的诗人当中,王久辛的创作值得关注。可能因为他的创作太符合我们的想象,反而显得有些另类,有时容易被评论界忽略。

王久辛的诗歌创作成绩一直体现在他的长诗中。以1989年创作《钢铁门牙》写一位军官的军旅史为标志,他就显现出驾驭长诗和大题材大主题的能力和才华,1990年发表的长诗《狂雪》使他跃上了个人长诗创作的第一个巅峰,以后至今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部长篇力作问世。其中可圈可点并被广泛传播广受关注的有《艳戕》《肉搏的大雨》《大地夯歌》《初恋杜鹃》《香魂金灿灿》《碧水红莲》《翻身道情》《他

就是这样的人》《芦花红,芦花白》《零刻度》《蹈海索马里》等。这些篇什,少则数百行,多则两千余行。题材的视野也十分广阔,有党史、军史,也有战争、灾难,或者国际事件、中国故事,以及自然抒怀、历史抒情。历经将近30年的磨练,在持续不断的长诗写作中,王久辛在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时,日益丰瞻诗性想象,不断深化诗思史的融合、结构与语言越加驾轻就熟,终于使他在当代诗坛长诗创作中独树一帜,也成就了当下新诗创作别开生面的风景。他的创作可以说是当下诗歌中少有的直面生活并且敏于、长于、擅于书写大题材的。他是用大结构、大诗性、大技巧来处理大题材的诗人。在他那些高标时代风云和民族精神气象的长诗中,跃动着醒目的时代性、当代性、现代性、现实性。他把现代性的诗思诗技诗句,娴熟地运用于传统题材或主旋律、正能量的鸣奏之中,赋予革命的、红色的、政治的、正义的、人道的主题以灵动鲜活新颖的当下诗性表达。在语境语感中完全融入最新的个性化诗意氛围中,但主题和题材又来自传统,来自大江大河大海的波涛,让诗歌在时代的洪流中发出了由它激荡而起的轰鸣。他使历史题材一次次获得了当下的诗性观照,使历史在诗的维度重返当代的高度。他使新中国以来的“政治诗”传统重放光彩,以更加饱满的诗歌力量完成了政治诗的诗性转向和蜕变;将个人诗性、政治诗意、时代诗感完全水乳交融起来,摒弃标语、口号、直白,提纯令人惊艳的诗性、诗句、诗思、诗情。就像我们不能把他的一些重大主题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简单地称之为“政治诗”一样,因为他已经使这种诗体或诗题具有了崭新的内涵与形式,使之归入了更加形式化的“长诗”序列;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王久辛标签为军旅诗人。他是一位军旅诗人并写出典范性的军旅诗,但是他的诗(包括他的军旅诗)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些既是他诗歌创作的特色,也是他的诗歌成就所在。

三

诗的思性和史与事的诗性,以及它们的叠加,进而让叠加呈现为诗的宏大结构,从而形成叙事的诗性和抒情的诗性耦和,这是长诗创作的奥秘,也是它最难驾驭的地方。王久辛长诗的妙处也正在这些地方,他让诗的盲区和非诗之地注入诗的洞察,也让诗的习常之地陌生化。

《狂雪》就是一首证明王久辛诗歌力量的诗。如果说策兰以《死亡赋格》打破了哲学家阿多诺“奥斯维辛后仍然写诗是野蛮的”西方魔咒的话,王久辛的《狂雪》就是打破此一魔咒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对东方诗人的笼罩。



这个魔咒的核心意思是指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残酷残忍的死亡,终结了人类直面它们的诗情画意和诗的田园牧歌,如果人类没有深刻的反省反思就不应该和不可能产生诗歌,除了哲学没有任何文字可以揭示这种人类悲剧的本质并承担叙事的责任。策兰甚至是以自己的死亡才完成了这份对死亡的诗的写作。《狂雪》以更加诗化但又更加思想化的形式再一次实现了对同一性质的人类悲剧的诗的直面。我们必须注意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的南京30万人大屠杀,其疯狂、变态、邪恶比纳粹奥斯维辛罪行更加灭绝人性,不仅是诗歌,任何叙事都是不堪其重的。就像策兰是因为他是亲历过奥斯维辛的诗人,王久辛能写出《狂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一名中国军人。“作为军旅诗人\我无法不痛恨我可怜的感情\无法不对这撕心裂肺的疼痛\进行深呼吸式的思索”(《狂雪》)。《狂雪》如今被全文镌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的巨大诗墙上,用诗的铆钉把历史的罪恶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完成了对诗歌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的双重穿越,把死亡的魔咒化为诗歌永恒的光环。

《蓝月上的黑石桥》《肉搏的大雨》《芦花红,芦花白》是他对抗日战争更加壮阔深邃的描写、叙事与抒情。《大地夯歌》《艳戕》《碧水红莲》《零刻度》是他对党史、红军史、长征史的深入开掘和深情歌唱,他挖掘和展现了许多被历史遗忘的细节和事件,升华它们的诗性和思想的高度;他站在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回望风云岁月,目光深刻深邃深远。

他也逼近生活直击现实。“如挺拔的冰上旋舞\似花样芭蕾的腾跳鱼跃\高难度的惊险\超绝技的险峻\比雪橇的飞鸟 更令人心惊\比足尖上的灵媚 更令人叫绝”。(《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写罗阳和他的钢铁航母上矫健的舰载机。“摩加迪沙——这个人类之痛的针尖”,“关于贫困与饥饿 宗教与祈祷\关于战争与和平 爱情与生活\在这个针尖上\都曾有过锥心刺骨的经历”(《蹈海索马里》)。诗人在这首长诗中站在人类的立场、中国的角度,书写中国的维和行动和为世界和平献身牺牲的中国军人,诗里有非洲的殖民历史,也有对战乱根源的探寻和对文明的拷问,更有中国精神的彰显。在王久辛这些诗里我们看见了一个鲜活的当下的中国,他把中国当下的诗性诗思诗史呈现给我们,把诗歌的使命、责任、担当呈现给我们。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了新的主题完成了新的形象的塑造,完成了新的语言的锻炼,完成了新的风格,即是完成了诗人的对于人类前进事业所负有的职责。对于诗人,这些事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事对于诗人是最适宜的,也是最不容推诿的。”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在文学脱离本土经验愈来愈严重的今天,里下河文学随着几代作家自觉与不自觉的书写凸现出不同凡响的意义,也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和重视,很多出生或成长在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被广泛讨论和研究。

这一群体里不仅有优秀小说家,如汪曾祺、胡石言、毕飞宇、曹文轩、鲁羊、朱文、楚生、鲁敏、朱辉、刘仁前、庞余亮、顾坚、王大进、费滢、庞羽、刘春龙、王树兴、汤成难等,他们一般都是以里下河作为自己的文学地理,远离宏大叙事,专注日常生活,关注人和人的命运,着力表现生命的恒常,或者以一种内在眼光,在自己创作中以里下河作为参照系,在城乡参差对照中,关注在大时代变迁中小儿女的悲欢;更有一批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如丁帆、叶橹、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王尧、陆建华、吴义勤、何平、温潘亚、汪雨萌等,他们由老中青三代组成,既有来自高校的教授,也有活跃在各级作协与报刊的文学评论家,更有来自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以及地方上众多无名写作者,作家与评论家血脉相连,他们身上体现了古代文人风范和才子气,擅长多种文体,作家、诗人、书画家亦是评论家,评论家也同时是诗人、作家、书画家,如今已形成一种理论与创作良性共生的里下河文学生态。他们的评论姿态和领域各不相同,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前瞻;既有倾向于学院派的学术研究与学理探讨,也有注重文本分析的审美把握,更有重点关注作家作品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意义。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个人审美经验的实践性评论,表现出评论与创作感悟合而为一的特征,时时呈现洞察作家、作品的真正意义,关注的是评论能否观照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涵、意义和价值,愿意站在普通读者立场,将评论从外在的、认知的立场,转为共通的、感知的立场,强调的不仅是对文本的认知与细读,而是对作家、作品意义的感悟和创造,崇尚“灵魂在杰作中漫游”。这种既厚重又灵动、具有自我解构式的诗性评论风格可以称之为“审美式诗性评论”。

呈现这种文学评论姿态与里下河地区地理、历史、文化有关。里下河地区是个“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的地方,在这方真正是“邮票”大小的土地上,因地理、交通等因素保存了诸多看似失传的风土人情,民风淳朴,历来重视经史子集诗辞歌赋研究,曾先后诞生了影响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泰州学派和扬州学派,已经形成“乡邦文化的小传统”。特别是从古代向近代转变当中的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影响更大,他在《艺概》中提出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概念与范畴,比如情与志,虚与实,深与浅,轻与重等,以及他想让文学重新回到“诗骚传统”的观点,对里下河文学评论有许多启发意义。当然,也与里下河文学流派丰富多彩创作实践与思考息息相关。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认为,文学评论就是对文学说话以及怎样对文学说话,是一种文学实践与选择活动,应该追寻一定的价值,是一种选择、阐释与创造。评论家重新创造了作家、作品,不是作家、作品的代言人,不是替作家、作品说话,而是评论家本人要说话,文学评论就是评论家与作家作品心灵对话,作家作品只是评论家的“审美中介物”,注重文学评论的独立性,强调评论家的主体意识,崇尚审美与思想的意义。他们努力让文学评论回到文学的位置上,认为评论家应关注作家、作品多方面的向度。这样评论家在面对作家作品时就表现出难得的超然与淡定,一方面体现出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关爱与体贴,另一方面在表达切己感受的文字中呈现出一种激情与锐气。

一个作家能不能评、该不该评,体现什么价值最为关键。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文学价值应该成为文学评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比如评论汪曾祺就要认定汪曾祺的文学价值,他的美学与伦理,他发现美、创造美并以美来抵御现实的方式与途径。汪曾祺认为“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美可以拯救世界,人性当中美学因素可以抵御人性的异化,这些在他的创作《受戒》《大淪纪事》《岁寒三友》《徙》等中都有所体现。因此我们研究汪曾祺,就要关注汪曾祺建构的文学世界,他关注现实世界的目光,以及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的独特的美学元素和审美范式在当下的意义。

出于对文学的喜爱,里下河文学评论家一般自然地选择作家作品,更多是基于兴趣与审美趣味,重视具体文本和作家研究,甚至觉得评论作家比评论作品更重要,认为作家本身就是文本,强调知人论世,“诗品即人品”,在他们手下出现了许多经典的作家论、作品论,体现出“批评之同情”,一般在评论文字中涌动着诗意和激情。比如丁帆的贾平凹研究,叶橹的洛夫研究,费振钟的叶兆言研究,王干的高晓声研究,汪政、晓华的毕飞宇研究,这些评论文章都是有思想深度的美文,现在已成为作家论的范本。在作家作品研究时,重在抓住意象、具象和关键词进行鉴赏和审美批评,将众多的意识积淀和内化,形成一种内在的感悟,洞见千变万化的表象之后的共性。有时回归内心,去体悟艺术作品超越事实和文字之上的美的感受和道的真谛。比如叶橹以“杜鹃啼血”“精工填海”来评论吕耀雄诗歌,费振钟以“闲适”来评论汪曾祺小说,王干以“苏童意象”来评价苏童小说。

一般来说,文学评论是建立在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的,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为了论证某种理论或揭示某种艺术观点,或者说是对文学的不断重新定义和发现。以什么观念比用什么方法写作更重要,以什么观念确立文学评论写作方法是文学评论的核心,这样观念也就具有了形象的意义。因为这些观念来自不同的领域,来自人类对社会、生活、美学与哲学的认识,具有人类共同的价值。能不能站在文学的前面,主要看评论家有无观念,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观念来写作,方法是由观念派生出来的,观念的深度决定了文学评论的高度。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作家“写什么”比“怎么写”要重要得多。以某种观念来讨论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及文学形象,是里下河文学评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费振钟评论鲁敏的小说,王干评论赵本夫的小说,汪政评论刘仁前的小说,都是从观念入手,揭示作家创作的意图和意义。在这些评论中,观念成为行文的灵魂。

里下河文学评论继承了泰州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学评论是时时“在场”和“及物”的。强调回到文学创作现场,盯着文学大势,把握文学的时代意义,引领文学的前进方向。比如丁帆、王干、费振钟、汪政、晓华、何平、翟业军的当代小说评论,叶橹的当代诗歌评论等等,不一而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当下文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评论家站立潮头的身影。

其实,里下河文学评论家认为,文学评论应该是文学话语自由灵动的表达,文章怎么写,文学评论就应该怎么写,就像里下河曲曲折折的流水一样,委婉深情唯美。他们的评论力求体现文章的体式,强调文学评论的文体意识,注重诗意激情表达,自觉追求文学评论的文体之美,追求文学创造与才情一致,努力在文学评论当中体现自身的创造。

阅读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文学评论是一种“生产性文学评论”,不仅解释生活,总结文学技法,揭示文学价值,而是想通过文学创造我们的生活。而创造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文学评论的“内核”和我们当下文学评论的责任与担当,这或许才是里下河文学评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评论即选择、阐释与创造

——里下河文学评论的一种姿态

□孙生民

广告

诗歌月刊

2018年 第5期要目

POETRY MONTHLY

头条

沈苇的诗

沈苇

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

沈苇 张杰

淮河(组诗)

江耶

先锋时刻

吕约 纳兰 宋烈毅

隧道

谢克强 叶青青

新青年

叶飏 马小贵 南亚 阿天

现代诗经

潇潇 张建春 茉棉 娜仁琪琪格

倪伟李 苏扬 胡岚

国际诗坛

约翰·海恩斯诗选

【美国】约翰·海恩斯

史春波译

评论

李建春 喻子涵

诗人在线

远心 唐朝 祝雪侠 曹文远 占森

理坤 牛紫宇 曾若水 谭冰 朱建业

主编:李云,副主编:何冰凌.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邮资.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 同济大厦6楼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

好看长篇

本期推荐

青涩年华

墨柳

其实并没有后来(短篇)

孙鹏飞

小说皇帝(创作谈)

孙鹏飞

淮河之变(中篇)

张有世

纷争(中篇)

宋云峰

精灵(短篇)

郭正伟

三轮人生(短篇)

曹江

都市女人(短篇)

刘向阳

缺失的横批(短篇)

司玉笙

郭旭峰

老房间,旧庭院

周慧超

我的母亲

艾玛

难忘乡村叫卖声

吴振海

当代名篇聚焦

歧途

艾玛

作家评点

苏二花

评论家评介——曲径通幽

欲辨忘言

高瑛

对 话

“我希望能写出人类的精神困境”——与朱山坡对话

李冰

诗 歌

风过的碎影(组诗)

连城

过去·过来(组诗)

梁东宇

非 虚 构

叔知青老了

王保银

圣人的花一次理性地开放

沈养生

言 说

圣人的花一次理性地开放

王陌尘

棉被里捂过的声音

龚学敏

2018年 第三期

中篇小说

孤芳

王玉珏

短篇小说

白牙

丰杰

鲁水汤汤

王昆

两只老虎

伍会娟

非 虚 构

“中国第一蓝军旅”探秘

江永红

散 文

十八岁哥哥告诉小英莲

王宗仁

诗 歌

边缘人类学

臧棣

杨庆祥的诗

杨庆祥

秋风还乡河

东篱

弹壳五线谱

赵琼

批 评

怎样的灵魂能征服白山?

西元

国内邮发代号:2-247 邮编:100081 每季定价:9.80元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8号 全年定价:117.6元 订阅电话:010-66801180

家国情怀——英雄梦想——热血文字

二〇一八年第五期要目

名家·阿来专栏

玉门关感怀——敦煌记之三

阿来

散文坊

阳关之远

路也

两侧的回忆与去路

李存刚

双清图

吴子桐

海外华语作家

赤壁怀大苏先生

苏炜

墓碑前

刘荒田

非虚构

栏杆村纪事

北漠

外一首

唐朝小雨 周冬梅 牛冲

温咚荻

订购方式

1.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